

思想者

国际副刊
专刊

华夏日报社主管主办 2023年9月8日 星期五 本期共8版
刊头题字 | 谭谈 主编 | 唐吉民 数字报 | szb.cmpnews.com 每月第二周五出版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于2023年6月创刊，杂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选刊》杂志为季刊，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投稿邮箱
八方杂谈 hzfbk2020@sina.cn
大同世界 sxzsw2021@sina.com
世相百态 sxzxs2023@sina.com
史往鉴来 hzfbk2020@sina.cn
华夏星空 sxzsg2022@sina.com

陈寅恪的“性命之托”

■ 王厚明（浙江）

1964年，病榻之上的陈寅恪已经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倾注了一生心血但一直未整理出版的著作。当年，自己的好友王国维投湖自沉前曾写下遗书将生前书籍托自己处理。如今，自己又能托付于谁呢？

陈寅恪首先想到的是蒋天枢。蒋天枢，字秉南，是陈寅恪先生早年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学生。1949年以后，十余年间师生二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例，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缘何信赖蒋天枢？因为，蒋天枢尊师已经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哪怕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谈论王国维，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而他始终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对于恩师陈寅恪更是如此。1958年，蒋天枢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在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先生的敬重之情。蒋天枢如此尊师重道，忠诚执义，不免为陈寅恪所倚重。1964年农历5月17日是陈寅恪先生75岁诞辰，蒋天枢专程赴广州为老师祝寿。病榻上陈寅恪

将自己的著作全权交给蒋天枢整理出版。当时，已目盲的陈寅恪与他谈话，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而他也已年过花甲。

陈寅恪显然对其甚为珍视的著述终得可托之人感到欣慰，因此特意在蒋天枢辞行前赋诗三首、撰序一篇为赠。即著名的《赠蒋秉南序》，其中诗云：“晋侯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疾感相存。”“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如果说陈寅恪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人，那么蒋天枢则是陈寅恪的托命人。对于老师的这一“性命之托”，蒋天枢感受到沉甸甸的责任。正如其接受采访时曾说过：“编辑出版陈先生的文集，不仅是从师生之谊、身后之托考虑的。老师的学术成就，是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不能让其自生自灭。”

1966年9月初，红卫兵以取缔“四旧”为名，逼迫蒋天枢交出有关书籍文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蒋天枢交出了一批“四旧”书籍以及数十张心爱的京剧唱片，但是对于陈寅恪托付的著作文稿，他则视若性命，妥为收藏。

1968年8月，蒋天枢因患大病住进长海医院。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病痛之中离世，尽快整理出版《陈寅恪文集》，遂成为蒋天枢的一块心病。在1973年，还在“文革”期间，甚至陈寅恪的名字都不允许正面提及，但已是古稀大病初愈的蒋天枢，拖着病体开始搜集整理陈寅恪遗著。当时家人考虑到他的身

体健康及外界形势，劝他暂时不要做此事，蒋天枢执意不从。

可贵的是，蒋天枢甘当嫁衣、无私为人的谦谦君子之风令人感叹。早在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的过程中，蒋天枢就为其抄录资料，更是对抄录的资料做了不少的考证工作。至1970年代末，蒋天枢在整理一本有残缺的陈寅恪诗稿时，诗稿经过浩劫，收集未全，亦多毁损。他找到了钱锺书，请钱锺书帮助校订补缺。钱锺书非常重视，每补一字，都反复斟酌，力求保其本真。同一时期，蒋天枢还请钱为自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指正阙失”。蒋天枢没有辜负老师陈寅恪的重托。他集十余年之功，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编撰出版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公垂学林。而这位近耄耋之年的复旦大学教授，却拒绝在成集后的书上署名，他本人许多著作在“文革”时也被抄走，自己的文稿则一篇都没来得及整理。

“四人帮”粉碎时，古籍出版社要蒋天枢帮忙编纂陈寅恪的文选，事后给了蒋天枢1000多元作为对蒋天枢的稿费。当时蒋天枢先生在学校的工资是200元一个月。1000多元相当于近半年的收入。对于这笔当时已是巨额的稿费，蒋天枢分文未收，全部退还。理由是：学生替老师编书，怎能收钱呢？到了上世纪80年代，陈寅恪重为世人所热捧“走红”，很多人出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彰。

识庐山真面目”，精神产品无法进入大脑，谈何愉悦、享受和鞭笞？当然其中不乏佳作，我意是一盘好菜，让几只苍蝇给糟蹋了！

近读一文，言《全宋词》一书收录宋时词人一千三百三十多家两万多首，词人大家寥寥几人。周邦彦作为宋词集大成者，穷其一生方作词六百多首，而大诗人崔颢，也不过几首诗作传世。当然丧佚有之，但真要量大也不致只留几首，皆因作者要求谨严不随意涂鸦所致。反观现在诗坛，有人一生可写数万诗歌，出书数卷；有人一天可做古诗数首，可谓数量可观。他们说，这是灵感来的结果。量大必然质次，这就造成当前诗坛乱象丛生，鱼目混珠，古体诗写成了口诀，新体诗写成了乱语白话，要么言之无物，一味干嚎，要么胡乱堆砌，不知所咏。这也不能不让人思考，偌大盛唐，诗人不过百人；诗仙李白，也只留作千首。是时世造就了诗人，还是诗人抛弃了时世？贾岛为一诗而拈断万根须，孟郊穷其一生也不过两首诗歌流传，今人何以挥毫诗万首？看来天才都在一夜间如锥破囊，崭露头角了。灵感在当下横冲直撞，可怜了古时文人！想来古时真好，只要有激情，挥毫泼墨，赋诗一首，可以直接写在客栈或亭阁墙壁，好诗自然流传千古，诗人也就名垂千秋，那怕是专为妓女填词的柳永。真诗人用不着包装吹捧，群众是最好的经纪人。这让我想到王维的《渭城曲》，感念故人之离别，诗人思绪万千、涕泪涟涟，客棹挥毫泼墨，未待故人到达，诗歌却已被传唱到了玉门关，千载流传。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个时代识字人不多，但他们都会听。而现在呢，文坛被一些所谓的大家把持，一些作品水平低劣、作者人品低下，浑身充斥铜臭之气，压制无数天才，故有文苑、歌坛、画界拜师风潮，目的只为在简历中写几句某某弟子、真传弟子、关门弟子之类，甚而还有几代真传弟子之说，以此攀附显贵鸡犬升天。问题是攀到龙凤倒可，只怕攀上一只乌鸦，可就只能“呕哑啁啾难为听”，岂不悲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许多人无一丝教坛经历，却随意被冠之为老师；老师与弟子仅有一面之交，便可以师生相称，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本人学识浅薄，自然难悟大家风范，权且斗胆将难懂之诗称为丑诗，难解之画视为丑画，难识之字称为丑字。因有丑人，拉了一班丑弟子，所以丑书丑诗丑画盛行，而大家齐呼“好好好”，愚己者，何以愚人？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小说《皇帝的新装》读后甚搞笑，那时候不理解，以为此文太假，世上还有此等愚昧之人？现在看来，何其现实。一个戴着王冠的家伙在示众，几个小丑在吹捧，一群傻子在狂呼，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舞台上人体最丑陋的一面，但他们不说的，是一说小丑就会说你是傻子，你没有看到皇帝华丽的新装，不是圣驾没有穿衣服，而是你长了一双无法识别新装的眼睛。这与现在的文化界何其相似，诗没看懂，是你没文化，字没识清，那是你不懂书法，画没看明白，那是你品味太低！那这些作品是用来干什么的呢？难道仅仅为了在几个梳长头发留胡须的大家中流行品读？但他们却要挂在网上动辄售价数万让普通百姓买单，意欲何为？我想那些互相吹捧的大家是断不会掏钱购这些大作的。艺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化宗旨，在这些大家炒作吹捧的领域已经荡然无存！本人天生愚钝，也非文化人，只是一个看客，纯为个人所见，有时难免走眼。但看到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正在上演。被吹捧者头戴王冠习惯于高高在上，吹捧者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尽所能，只可怜了台下的看客，让丑剧污了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但愿不要糟蹋了他们思考的脑袋。

想到这里，我倒为我县的小文人感到庆幸。好在这里他们没有拜倒在某个“皇帝”的跨下，也没有变成小丑献媚讨好，台下好像也没几个愿当“傻子”的看客。其实小地方大家活得很简单，互相都了解，谁也没心思去表演《皇帝的新装》，新装也愚弄不了群众的眼睛。这样看来，我所在的小县可真是一方文化的净土，文人的圣地！

责任编辑 | 张存猛 艾华林 校对 | 卢路

穿着“皇帝新装”的伪文化

■ 宋轩（甘肃）

文化是个大概念。《辞海》对文化的广义解释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文学、艺术、教育、法律、科学等；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包含于人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这样说来这个概念太宽泛了，今天我所说的文化，仅指我经常接触且有所感悟的诗词书画方面。

我身边有许多搞文化的，权且尊之为文化人。文化人者，在某一精神领域、某一特定区域崭露头角且有点见解者，皆可冠之为文化人。文化是分地域的，文化人的大小我想也是由地域决

定，地域越广，传播越远，影响力越大，文化人之声誉也便越大，这就有了大文人和小文人的区别。

我所生活的小县，一些人皓首穷经，把一生奉献给文化，甚而苟延残喘，依旧把笔不辍，耗费了毕生精血，却最终没走出这个小县。但观其字，遒劲潇洒；读其章，文思缜密；品其画，栩栩如生。他们有些是草根农民，有些是讲台教师，有些是基层干部。他们最了解百姓，最了解生活，也最知道人间疾苦。但他们的力量太微弱，微弱到只能在小县转悠传播，博得几点稀落的掌声，甚而几句鄙薄的冷言讽语。

本人天生愚钝，娱乐之事一概不通，麻将棋牌甚而不识，余暇只爱翻翻杂书。翻着翻着，有了点想法。怎么一些很有名头的期刊杂志、大型展览所刊展的有些文化作品，品读起来较之我县身边的小文人，差之甚远？是我浊眼难辨真金，还是真金玩我？那些所谓大家的大作，现代诗云里雾里不知所咏，古诗诗村言俚语味同嚼蜡，没有一点精神的享受和愉悦。而那些书画作品，字体歪歪扭扭无法辨识，画作朦朦胧胧胡乱涂鸦。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最终目的是弘扬正气、鞭笞邪恶，但文不知云何、字不知何体、画不知何物，读者“不